

增訂端溪硯坑志

增訂端溪硯坑志卷之四

錢塘朱玉振秋汀撰

錫屠紹理夢亭編次
子 啟澂靜波校字

端溪石研考

渤海高兆雲客著

端州分野直星紀。僧一行曰。天地兩戒山河與天之雲漢始末謂星紀。得雲漢降氣為百川下流云。羚羊峽距郡東三十里。束三江之水。其山產石類玳瑁。唐宋以來。才人文士。采作硯材。蘓文忠稱為寶石。蓋東西粵扶輿之脈蘊閎也。未至峽十里為

大堯山。皆牛毛細皴。宛如畫境。峽山青蒼對峙。江
流泓淨。頗似嚴瀨峽。石鑛凡十一。北岸坑曰阿婆。
曰白婆墳。其石質黯黝不鮮。佳者亦有火捺紋。葉
葉白。可亂水岩朝天岩。惟青花中黃星密灑如塵。
眼大于螺。若人張目。湛湛無神。真賞家以此辨定。
碧點長斜。似眼無瞳。每石一片。可得十二三點。十
數點者。梅花坑在峽外。三水境中。峽將盡。岨南山
坳有洞。書宋治平四年。差太監魏某重開。土人名
曰岩仔坑。其石叩之聲泠泠。久磨能滑。旁有塚。相

傳其時開鑿中虛。崩閉數百十人。太監死焉。守土者葬其冠服于此。坑下度小山曰新坑。其石細潤微青。蕉葉白亦青。西上越水澗。隔裏曰朝天岩。土人名山坑。其石堅實。不能滑膩。火捺紋成結不運。若蠟炬著壁。斜啖及燒損几案處。蕉葉白色晦氣黃。純潔無痕者亦可貴。古塔岩。其石比朝天岩。無火捺紋。蕉葉白。古塔岩後為屏風背。其石木如壁。猪肝曝于風日。宣德岩在屏風背下。去水岩二里許。其石髣髴水岩。今不可得。岩仔坑東有洞。廣如

屋曰棲安洞。舊時開坑石工所棲之所。又東有小山圓阜。下為水坑。折上數十武。有萬歷二十八年差督理珠池市舶內官監太監李鳳開坑封坑月日立石。洞臨江口。小于圭竇。石工裸身。盤盛菰膏。燃火腰鉗螺旋而進。入洞西轉。有淵不測。先投以石。聞水聲急轉東折。不則墮深淵矣。正洞容工一二十人。繇正洞入西洞。西洞漸寬。東洞舊納四人。二人運鑿。二人仰卧膝前。置磁盤燈于胸以燭之。不能坐立捧。今容七鉗。且十四人矣。取石一人秉燈。一人捧燈。

三洞。正洞石上。上次東洞。西洞又次之。土人皆名曰老坑石。三層。上層近山。沙透漏如蠹蝕。曰虫蛀。其質微遜。中層常有翡翠雜拉。中層火捺紋。蕉葉白。其絕品。東瓜穰青花及眼。在蕉葉白下。石工所名下層石也。又下麻鵲斑紋。成魚凍。或如唾涎。亦有眼。眼中瞳含沙多脫去。此中石時有蔚藍者。秀色可餐。不一見。下此底坂石云。中層下層火捺紋。如朝霞蔚起。散若馬尾。若刷絲。紫繞。絢采。熊熊。大當錢。有芒曰金錢火捺。品上上。黥然黑色曰鐵捺。

如蚓曰鳳涎。皆石疵。蕉葉白上下四旁。必有火捺紋掩映。舊坑皎潔比紉素。近坑白中雜出青花也。青花上品。若澗沚細藻。朱碧瑩然。繡縷隱隱。又如魚兒隊行。青花明顯如石花菜者。石工稱為芋紋。品中中。三洞眼各異。正洞眼赤圈如珊瑚鳥目。石嫩眼侵土氣者若象牙。其瞳分明亦足賞。東洞眼碧色數暈。對之奕奕射人曰鵠鵠眼。圓正明媚者不易得。他洞偶一有之。西洞眼黑圈瞳一黍如鼓三洞石。正洞下層第一。入手溫潤柔膩有生氣鮮。

潔穠麗磨之與墨相親。摩娑心動。東洞西側深處
曰飛鼠岩。其石有紋曰黃龍斜。巨石面工指為瑕。
正洞亦有黃龍紋。游揚如雲氣如薄羅。亦移人情。
三洞俱水中。冬日引水盡。乃可取。正洞北潭底水
深不可引。時有鬼神。東洞徑傾仄。水工列小童長
跪舉杯勺揚水。水乃涸。以故開坑先引水。閱月費
金錢至累千金。舊制把總一員專轄守坑。律令盜
坑石比竊盜論。其厲禁如此。永樂宣德間開坑。未
幾俱罷去。崇禎末。蜀人熊文燦總督兩廣。日指揮

蘓萬邦致石工於江西。緼火中夜開坑。不敢自日中也。丁亥後守禁罷。至今凡六開坑。工受官役日有程。不擇膚理。鑿伐坼裂。宋元明五百餘年未聞也。大抵石理日剝精華日盡。氣韻顏色不能一執。成說要以老坑具妍姿者為定。予至端州值開坑。所見三十年前石與今異。訪之石工。其言殊別。徵其說。各護所偏。予既喜身親古人未言之見聞。復重慨夫文明之璞。一旦割裂而出。天地真蘊。山川元氣。漸至竭耗。不數十年。此山便成陵谷。無有問。

津之處。爰述于編。庶幾後之君子。觀覽寶藏。知此石實雲漢之鍾華。三江五州之榮衛。或可以小慰于真宰也。陳恭尹跋云。硯之用。發墨不損毫。二者盡之矣。不損毫。常硯皆能之。唯發墨之妙。非親試水岩不知也。他硯粗則銼墨。細則拒墨。水岩即不然。玉肌膩理。拊不留手。着水研墨。則油油然。若與墨相戀。不捨。墨愈堅者。其戀石也彌甚。以他研並之。水之分數同。墨同。手同。而為研之數。水岩常少于他硯。十之三四。每春夏間積雨時。墨竟日用之。

則稜角軟腐反張。唯水岩可免此病。驟以他研易之。頃刻不勝其苦矣。研槽之水。隆冬極寒。他硯常冰。而水岩獨否。具此數妙。雖使椎樸無文。猶將拂拭用之。況其體質之美。千奇百變。不可殫窮。豈南離文明之德。獨萃于端溪耶。固齋所攷。剖折辨證。已無遺義。然近歲往往有一二所新出之石。氣韻顏色。幾足亂真。不深心識別。鮮不為所眩惑。亦有出自水岩。如固齋所云。精華日見。不能一執成說者。某氏跋曰。予嘗撰石語一篇。言端溪石頗詳核。

而以天地英華日消月剝為恨。固齋客端州。盡得三洞之精蘊。辯皙毫芒。大洩神理。俾羚羊寶藏。一肺肝如見。美惡精粗。莫逃淵鑒。自唐宋以來。罕有能言及此者。真端溪之幸也。固齋來值開坑。所見三十年前石。與今異。其美亦不如昔。因慨夫文明之璞。一旦割裂無遺。天地真蘊。山川元氣。漸至竭耗。不數十年。此兩峽將成陵谷。將雲漢之扶輿。三江之榮衛。無以復完。恐為斯地之灾青。噫嘻。誠仁人君子之用心哉。予嘗為文弔水岩。有曰。嗚呼。

水岩有此寶藏。斧斤自戕。精靈日喪。尺寸之膚。雲情水狀。氣含九淵。無以自養。日燠月寒。晝夜摩盪。似剛似柔。面粹背盎。白葉青花。瓊瑤不讓。太璞難完。經營巧匠。天地大文。惟人醞釀。豈在一卷光華。可仗水坑。雖美于寶。無當作者之聖。不以為尚。述者之明。不以相貶。嗟爾三洞。有消無長。山腹穹然。穿穴相向。無石可觸。雲不能上。發育無功。厲生腑臟。負之而趨。岩岩大創。有力之人。肩項相望。山靈自灾。敢云無妄。曷不崩頽。淪于沆漭。捲彼泮江。以

●自深廣。

端石貴重于世久矣。顧中州士大夫鮮至其地。品題鑒別。多在影響之間。至其地矣。而其所好不存焉。亦不能得佳品。且有不携一硯以去者。比遊端州。如徐司業蘋村。嚴宮坊藕漁。可謂好矣。而不值開採之期。則所得亦不多。予以留滯蹉跎。得逢開坑曠舉。人知予篤好如此。以石來者踵相接。所見無慮數百枚。同時作客者。惟固齋與余有同好。每得一佳石。輒更相評賞。以為樂。余既為賦。若銘。補

前人所未逮。而固齋復出石考一篇。該博精詳。宛如圖繪。余文專道水岩耳。固齋則宗括諸坑。條分縷析。盡石之變態。以其說求硯。思過半矣。夫自罷貢以來三四百年間。採止十數次。以余兩人酷好。恰遇其時。博見而多蓄之。豈非厚幸。然山川之產。有時而竭。而文人心力。能與天壤同敝。石之亘千載而遇吾曹也。庸獨非幸歟。歲在康熙戊辰初夏。鱸鄉潘耒跋。

硯語

關名

鱣羊峽口之東有一溪。溪長一里許。廣不盈丈。其名端溪。自溪口北行三十步。一穴在山下。高三尺許。乃水岩口也。匍匐而入。至五六丈為正坑。從正坑右轉數丈為西坑。坑門最小。從其旁入為中坑。從正坑左轉十餘丈為東坑。東坑外即大江矣。坑中水淵停不竭。以罌甕傳水。注槽竈中。水稍竭。乃可下鑿石。有三層。上層者稍麓。中層多鵝鵝眼。下層在水底。多破碎。不受斧鑿。凡西中東三洞皆然。三洞皆有蕉葉白火捺。而東洞尤美。其美也。以有

青花微細如塵。隱隱浮出。或如蟻虱脚者。為上。麓點成片者。次之。蓋石細極。乃有青花。青花者。石之精華也。外則有若黃龍文者。硃砂點者。麻鵲斑者。水氣縈折如一道川流者。圓文如水花珠湧有層數者。拖綠纖長如玉帶者。黃若絲縷名金線者。斑蝕如蟲啗名虫蛀者。兩旁色赭名為鱸魚血之邊者。凡十餘種。其火捺以紫氣奔而迴礪。又如血暈散開。有若雲霧之氣。或小而圓輪若金錢者。蕉葉白以純白成大片者。黃龍文以黃氣散布鴻鴻濛濛。

濛者。麻鵲斑以點黃如粟者。朱砂翡翠以紅綠分明者為上。眼大者如五銖錢。小者芥子。以活而清朗有黑睛。非肉非淚。非死者為上。眼又貴碧不貴黃。貴圓不貴長。貴陽不貴陰。黃明為陽。綠暗為陰。貴多暈。暈至十餘重者。大率暈有奇無偶。然與黃龍金綫等紋。皆石之病。火捺蕉葉白。亦乃石皮。而青花麗者。又岩底最下一層。不足貴。大抵上下及四旁者皆不精。上層為天花板。麗燥。最下為沙板。過細又不精。惟中層者純深秀嫩。一片真氣如新。

泉欲流。又如雲霞氤氲。溫柔長煖。斯乃石之髓也。得之可以盡廢諸岩石矣。予嘗得其一。名曰水肪。其序云。端石有五質。水質為上。此水之質也。水之精華所結。虛而為雲。實而為石。人見以為石。吾見以為水。故以水肪稱之。肪者。水之膏腴也。銘曰。水為石命。火為石性。斯水之精。以元而聖。其質尚柔。溫然可敬。

唐宋古研。大率老坑新坑等十餘種。落墨而不發墨。雖有墨痕。繡蝕古色可愛。然不費水。不費筆墨。

未有如水岩之美者。他若黃坑錦雲梅花坑屏風
背宣德岩朝天岩諸石。率燥溼渴筆飲墨。久用輒
成鏡面。惟水岩石停墨不乾。墨著筆端即起。積痕
細薄。披之盡脫。以薑及浮炭片磨洗宿墨。復堅細
浮潤如故。墨如雲氣蒸湧。少研輒滿。其體重而輕
質剛而柔。摩之寂寂無纖響。按之若小兒肌膚溫
軟嫩而不滑。秀而多姿。握之稍久。掌中水滋。蓋筆
陣圖所謂浮津耀墨。無價之奇者也。水岩在老坑
之內。宋治平中于此采硯。東坡所謂千夫堰水挽

綆汲深。篝火下。縋百夫。運斤而得之者。初從頭洞至水坑。自高而卑。二里許。魚貫而入。不得昂首。直腰中。有軒有竇。或盤或援。乃得至。以猪脂漬布。燃照沿洄。曲水而行。行皆向東。初至者為西洞。其石無眼。又入為下岩。宋所開坑。名曰康子岩者也。此岩最寒。能傷人。又入為東洞。康子之前為南洞。多蕉葉白。其後為北洞。石彌純粹。水彌深。近外江水。久必有穿漏之患。昔人取石留數柱。虞其頽圯。今名為東留柱。西留柱。亦取之以木柱代矣。凡石外

皆有麓石。麓石內連臙。剖臙乃得石。火捺者。石之堅處。血之所凝。故其色紅紫或黑。蕉葉白者。石之嫩處。膏之所成。故其色白。其一片純潔無斑類。真紫碧青。微有青花。如秋雲綿密。或如水波微塵。視之不見。浸于水中乃見。必須心如毫髮。乃知其妙。此石乃在窮淵。水之所凝。雲之所成。玉而非玉。冰而非冰。水為其氣。雲為其神。其石之質欲化。而冰之體已堅。此真端溪之精英。其價過于瑤瓊者也。凡香有結。石亦然。香木之結者為香。端石之結者

為研。其石大至數尺。去其不結者。取其結者。僅得掌許。故研之大而佳者最難得。通水岩中。石之結者無幾。非片片皆精好也。

端溪之南。第一峯第一條坑為水岩。第三條為文殊坑。當中一條為虎坑。水岩之上為屏風背。為朝天岩。為新坑。為岩仔。為宣德岩。宣德岩久已無石。西洞今亦鑿穿。江水入焉。不可以復鑿。即鑿亦僅容二斧四人而已。中洞尚可容六斧十二人。東洞可容四斧八人。更番鑿之。此岩自宋治平四年重

開有內官魏封勒名其上。封當與江西石匠數十人。被岩裂壓死洞中。今岩口有魏太監墳。壘其客魂而已。石匠常為怪。叫呼擲礫以嚇人。入洞者毛髮凜然。憂鬼魅之為害。或亦山靈不欲精華盡出于人間也。他若亞婆坑在峽北。從第一條坑而入。黃坑在峽南。從龍華寺後而入。石皆有眼。而色紫質麗。梅花坑在峽口東。從沙步典水村而入。石亦多眼。眼大而暈重。不甚分明。質青亦麗。則山靈之所不甚吝惜者也。當宋時水岩未開。皆于七星岩

北將軍嶺之下。名為將軍坑者。取石。其石色黑。無
眼。質亦麓。至今黃岡研估。尚取之。然諸坑石。皆易
取。惟水岩積水淵渟。非具大力者。不能取。取必于
冬始。于春終。天寒江落。峽水淺。乃可列炬而入。杓
泉而出。金錢之費。雖不訾。然得佳石。無幾。蓋天地
之精華。有盡。一卷之多。與蛟螭爭于水府。崖壁一
坼。性命齊捐。噫嘻。可不畏哉。大抵佳石之得。良有
命焉。不可以人力強求。予少頗畜研。以熊制府所
開石為最次。則某藩王所開石。今時石。皆不如昔。

蓋端溪精華亦已盡矣。嘗從友人得一硯。名之曰大璞。有乞研行。頗能形容其美。辭云。羚羊峽東。惟端溪水。岩之口臨江低。石師匍匐下絕磴。中穿四洞。先東西。使君最嗜紫雲片。腳踏青天割為研。青花細細似微塵。蕉葉白中時隱見。空濛雨氣成黃龍。欲散不散浮水面。猪肝淡紫方新鮮。帶血千年色未變。中間火捺暈如錢。半壁陰沉望似烟。翡翠朱砂非一種。斑斑麻鵲點多圓。斯是水岩石中髓。水之精華結淵底。就中純粹含乾德。紛紛脂玉慚。

肌理入手溫然煖若春。浮動心花兼意蕊。姑射冰
凝總在神。昭儀膏滑那濡水。玉骨雖剛按似柔。生
氣周身無不靡。鴈鵠何須活眼多。雲霞亦是空天
滓。使君命匠細磨礪。中有三方最高美。其餘浸潤
水盤中。水碧金膏盡糠粃。分我東洞一大齏。似方
非方非石子。縱橫六寸甚端厚。蕉葉青花相間起。
前者兩片琢未成。贈我已與瓊瑤似。使君割愛本
非常。不貪為寶吾難已。而大璞銘云。水岩一角。天
然大璞。自成圭璋。不用追琢。蕉葉白凝。火痕丹渥。

文聖之純。潛龍之確。水涌雲蒸。書成不覺。一氣氤
氲。其元在朔。與我心華。殷勤洗濯。

磨研。先以水岩口之前。亞婆井麓石磨之。次以靈
山寺前細沙和麓石磨之。次以蚺蛇坑之石細磨
之。又以飛鼠岩之石細磨之。然後上蠟。使顏色
增潤。或偽為佳眼。其上蠟以沃之。亦可觀。予詩云。
石工欺汝只纖毫。翡翠朱砂總未高。鴈鵠眼多堪
抵鵲。梅花坑好可磨刀。大抵石以純粹無諸瑕疵。
色如羊肝淡紫。生氣蒸蒸者為上。眼非所貴。水岩

率無眼。眼者。石之筋絡。亦石類也。然石美亦不妨有眼。相傳下岩舊坑卵石。色黑如漆。細潤有眼。眼中。有暈。或六。七眼相連。扣之清越。研之無聲。著墨不熱。無泡。良久微浸。若油豔發。此至慶歷間已少。中岩在山半。名半邊岩。其卵石紫嫩肝色。細潤有眼。小如綠豆。有條紋。或白或綠。扣之及研皆無聲。外有黃臙包絡。久用鋒芒不退。宋時此坑取之亦竭矣。中岩新坑。石色淡紫。眼如鴈鵠。有暈。其嫩者扣之無甚聲。磨墨有微聲。久用鋒芒退乏。此不及

下岩遠甚。上岩舊坑有青紫。新坑石皆灰色。紫而
麓燥。眼如雞眼大。扣之磨墨皆無聲。有松板紋。久
用光如鏡面。比中岩又遠不及。總之水岩石佳者
有窮。自宋至今。英華日消。日削。金鑛銀坑。砂窟。且
已告盡。而況于九淵神髓。美踰瓊瑤者乎。比年斧
斤不輟。山靈告哀。有力者負之而趨。無以自保。予
嘗為文以弔水岩。又有歌云。水岩之石。水精子。帶
血羊肝。純作紫。火捺金錢。朶朶圓。白凝蕉葉。為肌
理。年來岩底。采無餘。鬼斧神工。多得髓。紛紛散入

富豪家什襲文綾與絳紗。未雨那知泉有本。長乾
爭見墨生花。綠塵半與圖書積。安得松烟飽朝夕。
真氣徒含天一深。空光未有雲霞迹。琉璃作匣枉
稱珍。終日隨身詎有人。風雅紛葩思賦客。春秋羽
翼憶經神。君今欲采珪璋質。尺寸微瑕皆勿失。天
留淳樸與遺人。鬼瞰高明悲巨室。

羚羊峽西北岸有村曰黃岡。居民五百餘家。以石
為生。其琢紫石者半。白石錦石者半。紫石以製硯。
白石錦石以作屏風几案盤盂諸物。歲售天下踰

萬金性多狡黠。善以贗坑石感人。每得重價。白石即西洋諸番亦來買取。蓋黃岡衣食于石。自宋至今。享山岩之利數百年矣。予有黃岡詩云。村小當高峽。家家擁石林。琢磨兒女力。揮洒聖賢心。又云。此地耕桑少。人人割紫雲。雙縑天際至。一片水坑分。其南岸金渡村居民。則以龍鬚蒲席為生。

宋熙寧中。杜諮知端州。禁民毋得采石。而知州占斷。人號為杜萬石。周濂溪時提點廣南東路刑獄。惡其奪民之利。因為起請。凡仕于州者。買研毋得

過二枚。遂為著令。葉石洞云。宋貢研惟賜史官。故
端硯重于天下。杜諤遂以蒙詒。夫有尤物皆足厲
民正統。後採研之使不至。人直礪視之。非惟上所
好耶。善乎子罕之辭玉也。曰懼喪吾寶。嗟嗟。吾寶
無喪多矣。而奚人之寶為。傳稱唐有韋承慶。左遷
高要尉。有餽紫硯者。置案上。歲餘。起辰州刺史。復
以還之。包孝肅知端州。秩滿。有一硯。投于羚羊峽
口。馬晞驥判肇慶府。有潛以奇獻者。晞驥曰。此亦
長物也。謝之。噫。若三公者。可謂無喪其寶者哉。
終

增訂端溪硯坑志卷之五

錢塘朱玉振秋汀撰

甥屠紹理夢亭編次
子 啟澂靜波校字

說鈴

石門吳震方青壇著

端州石。出肇慶府羚羊峽東。有上岩中岩下岩之別。有水坑旱坑之分。有舊坑新坑之目。其宋時舊坑。包公所謂不持一硯者。今亦無所得石矣。其石之精粗美惡。人人聚訟者。皆由身不至端溪。以耳為目。此倡彼和。究竟莫能辨其真石也。彼地惟一

僧及二三武弁識之。蓋以前當事者開坑。令其監督。與土人石工及好事收藏者講究。故能略識其梗概也。大約不論石之大小。眼之有無。總以細嫩光潤者為上。其發墨與否。久而後貴。初出未有不發墨也。造為種種異名。以炫遠近。古無此也。其眼亦不論大小。以層次分明。色澤圓活者為佳。藏硯之人。故自矜許。掌大舊坑。非數十金不可致。至于城外廟前肆中所賣者。皆屏風岩旱坑之石。價極賤。即新坑亦不可得矣。余無辨硯之識。亦無購硯

之資。故不能言硯。候官高兆固齋客游于端。適值開坑。考訂殊確。著論一篇。可謂善言石者矣。

水坑石記

虞山錢朝鼎黍谷著

論硯者必首端石。而石則以色純而潤。質堅而細。叩之錚錚者為上。向與中州士大夫遊。所聞古硯多矣。其佳處亦不出此數者。後在嶺表。往來端州最久。乃知向之論石者。未盡然也。取石之穴數處。以水岩為最。土人云。水岩開于成化中。此開之最後者也。宣德中所開者曰宣德岩。其石亞于水岩。

而勝于老坑。老坑則宋時所開也。所以唐硯必無
端石。而宋硯必無水岩。以其岩之尚未開耳。水岩
得石最艱。石之至中原者絕少。中州士大夫亦罕
見之。宜乎其論硯之說未盡也。老坑之外。又有朝
天岩。屏風背。朝天岩石。次于老坑。而屏風背其最
下也。然數穴皆出于爛柯一山。而所謂老婆坑及
新開數坑。則在府城之北七星岩側。與爛柯山尚
隔一江。遠數里也。爛柯在峽口南岸。出峽之右。有
溪流。出焉。溪東即爛柯山也。登岸不百武。為水岩。

岩之穴有二。舊穴已坍。乃復岩北鑿一穴以入。取石之處。已低于江數尺矣。春夏水漲。岩中有潭。水滿不得入。潭有入竅而無出竅。霜降水落。水留潭中。必須人挽汲。而穴路低窄。傴僂以入。非可擔負。須人列坐其中。抱甕左右相遞接。以上達于岩口。凡用七十餘人。月餘而水始得涸。入岩四五丈。即須篝火。路屈曲高下。丈許便須一燈。燈用猪脂。他油則烟盛而人目不得視也。所費人工資用。非數百金不可。而春至水發。則潭又溢。而前工盡棄矣。

此岩石之所以難得也。水岩之石。聲不錚錚。色不純勻。而無不純之痕。石無紫赤如猪肝者。紫中微帶淡白淺青之色。其紫處有中濃外淡。或圓如錢。或散成片者。俗謂之火捺紋。淡白處如雲如烟。無定形者。謂之蕉葉白也。又有所謂青花黃龍雀斑。翡翠諸名。此皆石工相傳之語。佳處原不在此。只以此為水岩之別。他處則無之耳。總之其色如霞光雲氣。遠望繽紛。而近視無較然之痕。其質膩滑而潤。比他石稍溫。撫不留手。可以暗中摸索而得。

此可為知者道也。江南惟曹秋岳嚴伯玉可與論石。以其客嶺南久。所藏水岩最多。餘子耳食。不啻捫燭扣盤。為之噴飯。因存其說如左。

說硯

朱彝尊

端州于今為肇慶府。山石多可製硯。惟水岩最上。水經鬱溪東至高要縣為大水。蓋蒼梧至是五百里有羚羊峽。以束之。峽勢將盡。其左折而北趨。有峯曰朝天岩。端溪之水出其陰。溪長一里許。廣不盈丈。自水口北行三十步有穴。窺之止容一人。俯

伏捫而入。積水灌其中。凡取石。必先以瓢汲水。自內而外。若傳杯然。水既涸。熬豚膏。燃紙為燈。由穴而入。中漸廣。分三途。穿洞半里。抵岩壁。岩高三尺。上下皆剝石。不可鑿也。鑿石之工。多黃江村民。日役不過四十人。坐卧偃側其內。得石自內傳之外。一如汲水法。岩三層。石分三品焉。上岩者質純而艷。微紫。中岩者質潤而凝。色漸青。下岩者質淡而細。色近白。有眼。沉水觀之。蘋藻浮動其中者。是曰青花。試以墨。若熬釜塗蠟者然。斯為美矣。其餘紋

不同。紫氣奔而迴礴。謂之火捺。聚而為輪。謂之金錢。紫氣既竭。白氣次之。謂之蕉葉白。凝綠若洒汁。謂之翡翠。白凝于綠。纖而長者。謂之玉帶。黃氣亘其上。若虹。謂之黃龍。若縷。謂之金線。點墨斑相比者。謂之雀斑。若粟者。謂之硃砂。斑剝蝕如虫噬。謂之虫蛀。旁色頰者。謂之鱣血邊。其為眼不同。有鵠鵠眼。有鴉眼。有象眼。黃謂之鴉。碧謂之鵠。鵠眼不貴。黃也。圓者為鵠。鵠為鴉眼。長者為象眼。眼不貴長也。或三五其暈。或七九其暈。暈有奇而無偶者。

也。辨水岩者。必于是驗之。思過半矣。朝天岩在水
岩之南。產石易與水岩混。亦有虫蛀。有玉帶。有金
錢。若翡翠似矣。恨微黃。黃龍似矣。恨燥。蕉葉白火
捺似矣。恨模糊。硃砂斑似矣。恨大眊。其眼四旁若
瞶。睛翳不明。此淚眼也。形體略備。光彩全無。此死
眼也。自此而外。則屏風山背有石。西坑有石。北嶺
有石。大抵拒墨者多。向日視之。見有若繁星者。有
若金銀氣者。其理粗。其質燥。其聲鏗響。其色深紫。
或如猪肝。或如黛綠。或如敗錦。或間道如松木紋。

皆石之下者也。宣德岩在屏風山背。開自宣德年。品在朝天岩之上。多虎患。故歲久無採者。要之得水岩。而諸山之石可廢。得青花兼鵠眼者。而諸品又可廢矣。典水梅花坑。去端溪四十里。在三水縣境。產石亦有鵠眼。方之水岩無異也。然徑尺之石。眼多至數百。光滑石易裂。不知硯者。惟眼是求。挾之以為希世之寶。特宋人之燕石耳。予遊嶺表。正值採硯時。購水岩石百餘。久盡散去。海鹽周福杜從予學詩。以端石為贄。乃追憶舊日所得。為

說示之。俾審所擇焉。

嶺海見聞

錢以塏

端溪產石之坑。凡十有一。惟水岩為上。水岩內有三洞。曰中。曰東。曰西。冬月水涸。乃可採。自溪登岸。北行三十步。有山穹然如寶蓋。其乳下垂為穴。穴高三尺。小如圭竇。是為水岩。岩口只容一人。石工裸身。先用兩足投下。然後以手攀岩口腰繩。徐徐而入。匍匐伏行。度半里許。為中洞。從中洞左轉數丈。其勢趨上。為西洞。洞門益狹。又從中洞右折而

下五六丈為東洞。東洞隣于大江矣。春夏之交。洞為江水浸灌。迨秋漸退。以匏運汲。自內達外。魚貫接遞。有如傳杯。至水竭。始下鑿。蘓東坡所謂千夫堰水。挽綆汲深。篝火下絕。百夫運斤而得之者。東洞今已鑿穿。不可復鑿。即鑿亦應鎚而碎。不成硯材。中洞可容六鎚十二人。或四鎚八人。西洞亦如之。洞中幽黑。不知晝夜。熬豚膏為盤燈。以燭之。凡鑿各分石堂。兩人共一堂。一堂一燈。一鎚鑿一人卧。一人彼此更替。蓋洞偏。須曲脊仰鑿。非更替不

能耐也。上層石粗為天花板。最下一層雜沙泥為沙板。俱無用。惟在沙板之上。一層雲氣滃鬱。新泉欲流。得石之髓。三洞皆然。洞石有火捺。蕉葉白。麻雀斑。黃龍玉帶。米鼻蛙。虫蛙。鳳涎。鎔金。硃砂。翡翠之屬。以辨真偽。而青花鵪鶉眼。尤為至寶。不可多得。以諸品常雜見于中層。青花鵪鶉眼。獨見于沙板上一層也。火捺必紫氣縈薄如金錢。蕉葉白必瑩光如玉。麻雀斑必微綴數點。與金粟相似。黃龍有如金碧山水紋者。有黃氣連蜷如龍纏護石兩

旁者。玉帶如白虹。拖在雲中。米鼻蛙如粒米。藏入石縫。虫蛀虫蝕入石。逗出小孔也。鳳涎如金汁。塗金。金色隱現。入水則明。出水則淡。硃砂爛如芙蓉。或如臙脂一點。浮在石上。光照几案。翡翠如翠羽。青綠相間。粲同鸞采。至若青花。其為魚文萍藻。馬尾線不一。演漾波上。散為瀾漪。亦有名白花。如銀絲。一縷繞于空際者。然不多見也。鵠鵲眼。為圓。為暈。為碧色。暈必數重。睛如點漆者。活眼也。翳則為死眼。勿貴也。三洞之石。中洞與東洞。石色紅而帶

黃如一片鴻濛。精華內蓄。其氣深。其神穆。西洞石
色如羊肝。常若在水。光彩煥發。生氣上騰。其他諸
坑石。多產于山。石工採琢無時。朝操鋤入。暮可携
石而歸。朝天岩未嘗無火捺蕉葉白黃龍。而其色
枯。寶塔岩鵠鵠眼不減三洞。而其石墨理不能發
墨。阿婆坑眼如綠豆。亦有碧色。而石頑醜不堪。岩
仔土音石。石工常取鬻充水岩。然色嫩而氣薄不
可耐。近有新坑。為西江水大衝出。在水岩東洞之
側。亦有可觀。但多鏡面。與明瓦星。易損毫。屏風背

紫而堊。往時相尚。宣德岩品在朝天岩之上。而今
無復存。梅花坑方寸之石。眼輒數十。無一晶瑩對
之。徒敗人意。總之端溪之石。得水岩而諸岩可廢。
得青花而諸石可廢。得鵠鵠眼而象眼鴉眼俱可
以不論也。又水岩為烟雲之氣釀成。故其氣清。舉
之甚輕。諸石全受沙土濁氣。舉之甚重。故善辨水
岩者。不在日中見石。夜來以手按石。其凍如水。沾
之欲濕。則得之矣。

硯坑述一

景日珍著

羚羊峽水泓迅多曲。風觸山迴。環舟行者。檣帆多
不測。入夏雨漲。上下殊險。兩岸石齒崢嶸。疊不可
艤。泊北岸。昔人鑿壁闢徑。以便緯役。可容軒輿。有一
二處峻陡者。舍輿可徒。殊坦然也。硯坑在峽東口
南岸。老坑離岸數十丈。坑南有山神祠。洞高不逾
三四尺。濶如之。蓋闢鑿為竇。不知始採者何以知
之。而闢荒吸腴也。入口仄而下。投以石。水聲泅泅
然。工曰。坑浚五十丈。百金之費。可吸而盡也。石之
可硯者三層。餘山礪耳。上層火捺重濁。蕉葉白亦

老中層較嫩。下層更勝。至青花獨下層有之。石之具火捺蕉白者多眼。而青花石無之。青花石亦有二種。石脚者質色黝細不雜。花紋如縷。漬水始見。其中下二種之間亦有粗花最現。雜蕉白中。蓋蕉白之花非青花也。其佳者往往有眼。最難得。宜墨惟取蕉白青花。若火捺散布中間。則為廢石。蓋火捺堅硬不宜墨。若在邊隅則無碍也。此色惟坑石有之。存此著辨耳。眼以翠綠圓正層疊者。名鵝鵲眼。為上。此硯譜說也。今觀老坑石。眼雞卵形。色翠

綠淡綠二種。僅二三層。及見古塔岩石。眼圓正色。淡綠多層紋。似乎古人之說。不無舛也。古塔坑在山腰。其質亦細膩。亦有火捺蕉白。但無下坑蓬勃生發之氣。然眼多光彩。巧纖可愛。較下坑過之。第坑眼外輪有黑暈。中圈淡紅。若眼中圈黑色。而外無暈。中睛亦墨色。不如坑睛之紅耳。坑出石多。而佳者百之一二。若出石艱。而佳者十之二三。故岩石之價。其省倍。岩石止一層。可觀色純紫。坑石碧。有火捺紋者。始紫。今鬻于市者。皆阿婆坑朝天岩。

石。渾乎紫矣。

老坑有中洞東洞西洞之分。然統于一竇。俱謂之坑。坑之北離江岸數武。曰文殊坑。今名新坑。石質酷類老坑。稍粗。亦有火捺蕉白青花。但眼色金黃。中多翠綠紋筋。估人名曰翡翠。以飾聽子。窺其理。此坑去老坑僅數十武。與坑石一脈。蓋此處筋紋為脈之行。而精華結聚于老坑成眼。故有貴賤之分。已卯冬。鑿洞得石四百片。僅得二青花石。一為六寸磚。一為子石。其磚以贈鈕玉樵。而子硯留鑄。

說于背。以志佳者之難得也。

石之病者。曰砂釘。大如指頂。頑硬如釘。曰虫蛀。石內有孔如蝕。曰鐵線。釘之細長者。曰重皮。若夾灰然。石之分層也。曰驚紋。非其質也。蓋鎚鑿之過。曰火捺紋。赤黯如雲形。硬不宜墨。然在邊隅則貴。此文惟坑石有之。以是辨真贋也。亦有淡濁二種。曰黃龍。石有黃痕如薄雲流行。曰鷓鴣斑。麻雀斑。黑白點如豆大。或如虱蟻。不識者誤指為青花。曰亂麻斑。或黑。或黃。或綠。紋橫殊無條理。曰翡翠。有重

綠淺綠二種。或成塊。或斜紋。長石之精華。其盡處
尺許結為眼。諸病惟火捺黃龍鷓鴣斑麻雀斑亂
麻斑翡翠斑。工不以為嫌。蓋無妨于墨。惟不飾玩
耳。

眼蓋石之精華。其層暈翡翠。造化自然之工巧。彩
光奪目。良可寶玩。眼之佳者。石質必細潤。其大小
材器不同。則工鑿之稱材與不稱材耳。坑眼不及
古塔岩。而塔石大遜于坑。又新坑朝天岩屏風背
各洞石俱有眼。恐執眼論石。未免魚珠。故識者論

硯有佳石不用眼之說。眼佳者質雖佳。而材器未必成全。則亦等諸無用之物。若材質成全。雖無眼。自可實用。其說大是。然究不如材質與眼兼備者之更可寶也。予論硯有六要。一要質。二要材。三要眼。四要位。五要體式。六要琢磨。質不美潤。等諸粗礪。材不成全。止堪委棄。佳石無眼。樸而無文。眼在腰脚。為墨所掩。若體製琢磨。存乎其人。自有賞鑒。大率佳石雖無眼可用。而佳眼非好石則不可用。故古人重質不重文也。估人作硯。必用蠟漬火燬。

若佳石斷不宜新製者。雖琢磨精細。終覺生澁。莫如手磨。久之。饒有神氣。

眼有活眼。死眼。淚眼之說。大率層暈分明。翠綠紅睛者潤。其黑睛者亦潤。若金黃土黃象牙枯骨色者。燥也。雖兼暈睛不貴。並無暈睛益下。

沈南箕稱端硯多拒墨。宋人式用側面。故磨久不滑。亦一說也。余試之矣。質嫩俱宜墨。色濁質故硬者不宜。是無論側面與否也。南箕特未得佳者。故篤于信耳。以立說耳。岩石豎矗。旁為正面。上頂下

脚俱側宜知。

採石先汲水盡。洞屈曲轉運不易。置木斗車輪繫轉出之。有窒碍處。則工人轉相遞出。勿用瓦磁器。易破。工在內鑿採甚難。洞矮手足之力不能舒。主人促其工程。每以塊之多寡督責。工人速于報命。往往大材小鑿。甚以頑石充數。故必兩工夥一鎚。代其勞逸。以材之大小定課程。而不必區區于多寡間。

硯山名爲斧柯山。其山端正。故又名端山。山之外

為桃花村。故硯譜有桃花岩之名。至下岩。中岩。上岩。大秋風。小秋風。半邊山。土地岩。小湘岩。後歷岩。各說有可考。有不可考者。土地岩。譜稱岩有土地祠。今土地祠在老坑左數丈許。則老坑之為土地岩也。老坑。新水坑。皆在山脚。洞口斜入地腹。則下岩。疑為山脚諸坑之渾名。至古塔屏風。朝天。並無名數旱坑。俱高在山腰。離脚三里許。是為中岩。而最上則山頂。更無洞口舊跡。其大小秋風。或即朝天屏風諸洞。而今昔異其名。未可知也。半邊山岩。

當即今所謂古塔者。其坑口山形如削壁立。以形命名。似不爽矣。若大小湘岩。今高要縣祿步司轄在郡西二十里。與坑東西相隔五十餘里。坑產綠黃石二種。可為器用。工人亦製硯磚。名曰綠端。全不宜墨。若後歷岩。譜稱在城北數里。即七星岩也。其石五色。蓋大理之類。工人取其潔白者製硯磨硃。游人多有驚之者。二者俱非坑類。舊有將軍坑。在岩後將軍嶺。而譜未載。作譜者米南宮葉石洞。皆好古名儒。稱嘗至端。而說頗疎漏。毋亦足迹之。

硯山在端州羚羊峽東口南岸。離峽岸南上數武曰文殊坑。又南為砂皮洞。即硯譜所稱虎坑也。虎坑之南為飛鼠岩。又上為宣德岩。岩口刻宣宗遣官監督姓名。及開坑封坑月日。再南為治平坑。土人又稱曰岩仔坑。亦刻宋治平四年。差太監魏封重開字。治平之南為水岩。治平間亦于此採石。又名康子岩。諸洞俱在山麓西向。相去不出四十丈。內外水岩之上為屏風背。為朝天岩。為新坑。為古塔岩。即半邊山岩也。山之東背為桃溪村。故硯譜

有桃花岩之名。惟水岩之石。迥異諸洞。洞高不踰三四尺。濶如之。自宋開採至今。自高而卑。其深約二里許。洞中之水。屈曲淵渟。採石者必先集黃岡石工。自洞口魚貫而入。列坐其間。寘燈于洞之兩旁。以甕汲水。次第傳出。水漸落。而工與燈亦漸加。若汲至底。必須工三百輩。晝夜更番。閱月乃竭。水竭而後采石。明設把總一員。專轄律令。盜石者比竊盜論。其厲禁如此。今雖無此禁。然民間不得擅采。即當軸風雅。亦往往以金錢之費不貲而止。此

非具大力者必不能舉。舉必于冬天寒江落之時。水岩之內分四洞。匍匐而入。不得昂首直腰。至五六丈為正洞。又名為大西洞。從正洞又轉六七丈為小西洞。因其門最小故也。從其旁入為中洞。又從正洞左轉十餘丈為東洞。東洞之北即飛鼠岩。此外乃峽內大江矣。每洞可容三四鎚。或多六七鎚。餘工仍轉甕遞汲。否則水漸聚而鎚無所施矣。其石之可硯者僅一線。如金銀礦之砂路。上下四旁俱黃色粗礪。如工人壘堤修路之物。而一線之

物。又必有如膜如臙包之絡之。去膜與臙。然後得石。然石又分三層。近山面砂水透漏石中如蠹蝕。名曰虫蛀。火捺重濁。蕉葉白老而不潤。中層較嫩。下層更勝。至青花惟下層為最過。此則為底版石矣。中洞色青而深。西洞色青而淺。東洞多紫色。若一片純紫而鮮妍者為紫羊肝。即宋時馬肝石也。今亦罕覩。火捺蕉白青花硃砂斑翡翠麻雀斑鵠鵠眼黃龍紋猪鬃眼。三洞皆有。他洞亦間有之。特妍醜不同耳。火捺者血之所凝。蕉白者膏之所成。

蕉白四旁必有火捺掩映。以顯其秀。火捺如朝霞蔚起。鴻鴻濛濛為上品。如玫瑰紅如馬尾臨風飄揚無定。為馬尾火捺。或如五銖錢四輪有銚色淡而暈。為金錢火捺。俱可貴。或如火燒漆器。或堅黑如鉄。名鉄捺者。俱礙墨不取。蕉白者必一片白潤。彷彿芭蕉葉上霜花未乾者。為至寶。若如紙灰色。枯而無神。亦不貴。青花者。如花青細如蟻虱脚。或波面微塵。視之無形。沃水乃見。斯為上品。若粗點及成片無生動氣者。次之。而青花之內。得有火捺。

如玫瑰紅馬尾。如豆大金錢。紅而不紫。潤而不枯。暈而不結。而火捺之內。復有細青花者。更為絕品。又一種如冬瓜瓢。一種如五色雲霞一片。磅礴生氣。殊不可見。硃砂斑翡翠者。以鮮妍光彩。不碍墨堂者。有亦無害。麻雀斑者。如麻雀細斑。若有若無。亦可玩也。鵲眼者。貴圓不貴長。貴活不貴死。貴明不貴暗。貴多暈至十餘重者。大率暈有奇而無偶。大如豆。小如芥子。黑白分明。有肉有睛。睛貴黑。肉貴碧。不貴黃。若如人張目湛湛無神。及淚眼肉。

眼無睛者俱下下。但眼在墨堂。雖好必去。而好眼
又不易得。非若古塔岩盈掌之石。有眼數點及十
數點者。且三洞之眼又各異。中洞眼圓赤如珊瑚
鳥目。若土氣相侵如象牙色者亦不貴。東洞眼碧
色多暈。對之奕奕射人。然多雞卵形。圓正明媚亦
不易得。西洞眼有瞳如黍。其色漆黑亦足貴。黃龍
紋如一縷黃雲。悠悠揚揚。又如泥金圖畫。沃水燦
爛者為上。猪鬃眼凡石見之皆非上品。然甚落墨。
久而不滑。又有白痕一線名曰水線。頗不拒墨。若

在邊亦無碍。至于砂釘大如指。其堅異常。及有線如鉄。名鉄線。皆拒鎚鑿。即石工亦不取。大約三洞之中。以秀色可餐。入手溫柔。握之稍久。掌中水濡。硯與磨之無纖響。無浮沫。無水泡。而墨輒濃。經三宿不涸者為至。雍正元年冬。予客端州。適開砂皮。飛鼠文殊三坑。因躬至其間採石。適歷諸洞。猶以不得親入水岩為恨。至三年冬。始開水岩。余迺得入洞採石。前後共二百餘片。又于端州舊家得陳文恭一硯。旁刻白沙藏硯四字。硯之通體斑剥。墨

痕繡蝕。古色愛人。乃刻梅山周氏真賞六篆于其陰。然其寬與長亦不及三四寸。厚亦不過六分。蓋水岩之石。欲得盡善盡美。洵如屈翁山所云大不盈掌。景東暘亦云石大至數尺。精美者僅掌許耳。至于阿婆坑白婆墳。俱在羚羊峽北岸。其石質黝黯不鮮妍。佳者亦有蕉白火捺。黃坑在羚羊峽西口南岸龍華寺後。石亦有眼。而色紫質粗。羚羊峽中龍門汎左。有坑數處。坑無水。其石亦紫而無蕉白青花。今嶺北所稱紫端者是也。梅花坑在峽口。

從典水村而入。石亦多眼。眼大而無神。質青而粗。朝天岩石。堅而不嫩。細而不膩。火捺結而不暈。蕉白氣晦無彩。得純潔無斑者亦可貴。岩仔坑石。扣之聲泠泠然。久磨必滑。古塔岩石。質亦細膩。火捺蕉白少蓬勃生發之氣。惟鵠鵠眼圓正而色淡綠。多層紋。明媚可愛。石工鬻此。每得重價。屏風背石。色如豬肝。曝于風日。絕少生氣。宣德岩石。彷彿水岩。今不可得。惟飛鼠岩石。淡紫而潤。間有黃龍紋。砂皮洞石。蕉白青花火捺均有之。而細膩不及水。

岩。然較諸洞。則飛鼠砂皮兩洞猶為可。至文殊坑石。頗似飛鼠岩。而滋潤不無少遜矣。新岩石細潤。微有青花蕉白。久之光如鏡面。不發墨也。宋以前水岩未開。俱于七星岩北將軍嶺下採石。其質粗而色青。無蕉白青花火捺。亦無眼。至今名將軍坑。又名北嶺坑也。黃岡石工尚取之。七星岩石潔白如玉。製硯磨硃及磬與水注諸文玩。間有兼黑色山水紋如大理石者。製屏風與香几諸器。小湘岩在城西二十里。產黃綠二色石。常為器具。其綠者

製硯名曰綠端。全不宜墨。其他處余未親歷者。不敢以道路傳聞。附會其說焉。

汗漫吟詩注

佟雅慶復

水岩水坑。同實異名。未開為岩。已鑿為坑。無水為旱岩。旱坑有水為水岩。水坑。羚羊峽兩岸皆硯山。唐宋以來。取材不下數十處。皆無考。惟峽西首南岸梅花坑。有宋治平四年太監重開題名。峽東首南岸為坑仔岩。岩之東有小山。土人呼為老坑。山下為水坑。舊時坑禁甚嚴。今已弛。惟以巨石塞口。

土人具呈。官准即開。

水坑中分三硿。正硿石為上。西硿次。東硿又次。正硿北淪深淵。怪物藏焉。水深不可引。由正硿左轉為西硿。右轉為東硿。每硿石分三層。上層山沙漏如虫蛀。質微遜。中層方佳。下層為最。東硿多帶黃龍紋。不似飛鼠岩之晦暗。少神氣也。

石之青脈者必有眼。故辨石老嫩。以眼為驗。但眼在石中。剖之恰好。始獲具眼。少失分寸。或中藏未露。或旁鑿截去。同此一片妙質。徒以不見眼為劣。

不亦固哉。至反以有眼為石病。則矯枉過正。胥失之矣。正硃眼赤圓。唐人所咏。鵠鵲眼是也。西硃眼碧。東硃眼黑。以瞳子分明圓活明媚為上。他若有眼無瞳。有瞳無神。為死眼。為瞎眼。為淚眼。皆不足貴。至有片石可得數十眼者。尤石之疵。北岸亞婆白婆等坑石最多。此則不容以眼名之矣。

新坑在屏風朝天諸岩之間。微有沙澗縈紆。蕉白質緊而滑。亦有火捺。毫釐千里。識者立辨。不待磨玩之久也。

終

增訂端溪硯坑志卷之六

錢塘朱玉振秋汀撰

甥屠紹理夢亭編次
子 啟澂靜波校字

蔡君謨硯記

崔生居端岩。于後岩百丈坑得紫龍卵。造硯長尺。廣減尺之四。厚重粹潤。若有德君子。眼暈六七重。無纖瑕。近手潤澤。可磨墨。來遺余。試以澄心堂紙。李廷珪墨。諸葛漸筆。

東坡雜記

杜叔元藏許敬宗硯。後官杭。漁人于浙江網一銅匣。鑄許敬宗硯。兩方足。匣有容足處。即敬宗物。叔元子遺孫莘老。莘老憎其人。求得之。端石也。潤如玉。殺墨如風。微窪真四百餘年物。

米芾硯史

晉硯見于晉顧愷之畫者。有于天生疊石上。刊人面者。有蹄圓銅硯中。如鍤者。余嘗以紫石作之。有上圓下方。于圓純上刊兩竅置筆者。有如鳳字兩足者。獨多。所謂鳳凰池也。俗呼為風字。蓋不原兩

足之製。謂之鳳足。至今端州石工。以兩眼相對于足傍者。謂之鳳足。隋唐工稍巧。頭圓身微瘦。下濶而足或圓為柱。已不逮古。至本朝變成穹高。腰瘦刃濶。如鉞斧之狀。仁宗賜史院官硯。皆端溪石。純薄。上狹下濶。峻直不出足。中坦夷。猶有鳳池之像。或有四邊刊花中為魚為龜者。凡此形製。多端石下岩奇品也。

高似孫硯箋

蘇東坡穎濱兄弟試制策。各携一端硯。外孫文驥

得其一。過藏其一名賢良硯。

石夷叟家右軍古鳳池紫石硯。心凹。所謂硯瓦如
簞。華涉水即圓。又山陰老叟稱右軍後持一硯長
尺。色赤。風字樣。云右軍所用。

何遜春渚紀聞

吳興許採字師正。自為兒時已有硯癖。所藏具四
方名品。幾至百枚。最佳者得蔡君謨所寶端溪硯
一。圓厚寸餘。可徑尺。色正青紫綠。有一眼才如箸
大。名之景星助月。又一端石古斗樣。長尺餘。馬肝

色下有王禹偁丞相書玉堂舊物四字。又圓硯下
岩石有二碧眼中極窪下。溫潤發墨。師正常所用
者。莫養正為之銘曰。圓如鏡。窪如尊。勿謂其琢削
不巧。見謂椎魯無文。即而視之。其中甚溫。又一端
石玉堂樣者。授余。深紫色無眼。余命之曰端友。且
為之銘云。君子取友必端。子有韞玉之美。復具眼
而知默。祈漸摩以窮年。為子之三益也。

永嘉林叔睿所藏端石。馬蹄樣。深紫色。厚寸許。而
徑七八寸。下有鄭魁銘詩。隸字甚奇。云。仙翁種玉

芝耕得紫玻璃磨出海鯨血鑿成天馬蹄潤應通
月窟洗合就雲溪常恐魍魎奪山行亦自携。

姜唐佐東波硯識

羚羊峽紫石硯東坡先生携至海南元符三年自
儋耳移廉州之瓊持以贈余為別歲月遷流追維
先生言論邈不可即倩工鐫先生遺像為辦香之
奉云崇寧元年十二月十九日瓊州姜君弼謹識

王明清揮麈餘錄

丁晉公自海外徙宅光州臨終以一巨篋寄郡帑

中題云。候五十五年。有姓丁來此作通判。可分付開之。至是歲。僑來貳郡政。即晉公之孫。計其年月。尚未生。啟視之。但一黑匣。貯大端硯一枚。上有小竅。以一碁子覆之。揭之有水一泓流出。無有歇時。溫潤之甚。不可名狀。丁氏子孫至今寶之。

張世南游宦紀聞

胡堂長伯量記。度卿涵星硯云。寶慶丙戌秋八月。渝州度使君正奉詔入京。過金陵。出其所藏坡仙涵星硯。而廬山胡詠記之曰。硯端石。以石眼在池

得名。形方。以今尺度之。可廣四寸。其表倍蓰。高寸有半。上廣下殺。其陰容掌不啻。面出玉斗為池。斗之半。微為窪坡如半月。用以限墨。星在池者十有三。下皆乘以雲氣。大者四。其二近半月。其二倚南壁。而一復差大而高。外微綠。中黃。瞳如針眼而紺碧。衆星此為獨勝。小者九。二倚東壁。二倚西壁。如參商然。五者中立。一高二次。而三低。如聚東井然。汲泉滿池。粲粲相耀。半月元雲。靉靆而下。古人之製作之精如此。星在陰者二。上列四字曰癸巳端。

岩下三字曰子容記。子容蘇丞相頌。意其初得也。東壁之外有墨書子瞻二字。下有三字。惟泓字彷彿。二字不可辨。西壁外子功二字。史君曰。硯陰七字。本亦未刊。以借觀者衆。懼把玩之多。遂成泯沒。故李氏刊之。按坡詩有以涵星硯贈范淳夫侍郎。風月石屏贈子功中書共二首。詩中模寫與此硯實合。以年譜考之。當在元祐八年癸酉。硯後歸李才元家。其孫家于成都之成都。果使君以五十緡購得之。外周以髹匣。蓋陰各有朱字紀歲月。及土

人姓名。外者已亥洋州造大方誌。內者辛未杭州後洋沈上宰。坡仙元祐己巳以龍圖閣直學士左朝奉郎知杭州。至辛未二月九日除翰林承旨。則內匣為坡仙在杭作無疑。距作詩為先三年耳。范李後為姻家。故硯歸李氏云。

蘓養直集

陳公密鎮知端州。部民蓄奇硯。破其家得之。硯面熨斗焦如黑龍奮迅。二鴈鵠為目。每晦則雲霧輒興。公密沒歸張仲謀。政和間入禁中。

陸友仁硯北雜志

李元暉蓄米元章端石硯。其背刻元暉題字云。此硯色青紫而潤。下岩石也。

御府寶硯曰蒼龍。橫治內有龍形橫硯池中。世所謂岩花是也。

郝經渾沌硯賦序

賈侯有硯。端之異石也。溫潤堅結。渾然天成。而不資斧鑿之力。余嘉其能全于樸而致于用也。故名之曰渾沌。

類林

丁寶臣知端州。製綠石研。送王介甫。謂之玉堂新樣。王荆公報之以詩云。玉堂新樣世爭傳。況以蠻溪綠石端。

周密雲烟過眼錄

御府有聚寶硯。玉版太乙船。無眼而溫潤。皆寶硯也。杜季陽端石蟾蜍硯。篆玉溪生山房。李商隱硯也。

趙子昂端石辟雍硯。名曰大雅。

妮古錄

綠端松磬硯。長七八寸。蓋硯板也。其上刻松枝石磬。而以半磬為硯池。細潤發墨。趙子銘其陰。

文太史得古端硯。銳首豐下。形如覆盆。面縷五星聚奎。及蓬萊三島。左右蟠雙螭。剝其背。令虛。鐫刻東坡製銘。一龜橫出。作扇鬣狀。文縷精緻。不知何時物也。因命為五星硯。

沈廷芳隱拙齋集

乾隆壬申。余在歷下。有客匣硯至。啟之。則結綠硯。

也。余曰：是非新城王氏物乎？余聞此硯久矣，何為乎來哉？客曰：第觀之。硯端溪之老坑也，面平無池，厚寸許，縱五寸，衡得縱之半，色若馬肝而差淡，質細潤，青花隱隱如荇藻浮動，別有嫩綠斑，歷歷若晨星之在天，故錫以嘉名也。其背有隸古書，漁洋老人銘曰：此非結綠也，何以沿結綠之名？殆如虎賁之似中郎耶？雖無老成人，尚有典型。右旁署幔亭珍藏，亦古隸書，體類唐人，韶逸可愛，蓋老人屬門人林吉人舍人所書也。觀已，余復詢如前。客曰：

慢亭孫某者。以此贈。因公癖好此。且鑒賞之精也。故奉覽。敢索記而繫吾名焉。雖以硯易文。固所願也。余曰噫嘻。不愛名硯。非人情也。愛之而欲取之。是蹈兩手三硯之譏也。矧余文惡。足以當之。夫物有聚必有散。王氏之物。可贈客。客可贈余。余亦可他贈。或轉贈客。無不可也。文以硯成。伊可幸也。雖拙。不可以不記也。屬草而以硯歸諸客。

附錄古今題咏

咏硯

唐楊師道

立石記
卷一
圓池類壁水。輕翰染烟華。將軍欲定遠。見棄不應
賒。

石硯

唐杜甫

平公今詩伯。秀發吾所羨。奉使三峽中。長嘯得石
硯。巨璞禹鑿餘。異狀君獨見。其滑乃波濤。其光或
雷電。聯坳各盡墨。多水通隱見。揮洒容數人。十手
相對面。比公頭上冠。貞質未為賤。當公賦佳句。况
得終清晏。公含起草姿。不遠光明殿。致于丹青地。
知汝隨顧盼。

謝楊侍讀惠端溪紫石硯

宋文同

學文二十年。語氣殊未成。所以文房中。四譜無一精。豈不願收貯。竊恐好事名。自愧中槁然。敢假物外榮。前日下秘閣。謁公來西城。公常顧遇厚。待以為墨卿。延之吐佳論。出口無雜聲。語次座上物。硯有紫石英。云在嶺使得。渠常美其評。因取手自封。見援囑所擎。倉黃奉以拜。其喜懷抱盈。歸來示家人。衆目歡且驚。言並我所有。瓦礫而瑤瓊。貴價市珍煤。風前試寒泓。磨知密理潤。點覺浮光清。洗濯

鑑面瑩。彈扣牙音鏗。遂剪什襲巾。加以重篋盛。客來有欲觀。稍俗不敢呈。願傳之子孫。更重金滿籬。作詩敘嘉貺。慚比毫毛輕。

謝冠十一惠端硯

宋陳師道

百工營才先利器。市道居貨如作贅。書生活計亦酸寒。斷碑半瓦寧求備。端溪四山下龍淵。鬱積中州清淑氣。金聲玉骨石為容。河江屈流雲作使。滑如女膚色馬肝。夜半神光際天地。諸天散花百神喜。知有聖人在當世。没人探深索千丈。探領適遭

龍伯睡。轆轤挽出萬人負。千歲之歲一朝致。琢為
時樣供翰墨。什襲包藏百金貴。北行萬里更衆目。
寇卿好事不計費。南隣居士卿之孫。豐悴相從不
為異。似憐陶瓦磨竈煤。輟誦不減前人志。人言寒
士莫作事。鬼奪客偷天影碎。龜玉韞匱與無同。錦
衾還客棄佳惠。衆所欲得當有緣。天獨于予可無
意。敢書細字注魚虫。要傳華嚴八千偈。

謝人惠硯

宋程俱

帝鴻墨海世不見。近愛端溪青紫硯。溪流見底寒

且清光微淺。紺淵之精。斧柯千古留仙局。雲暗半山含紫玉。割雲鑲玉巧如神。龍尾銅臺可奴僕。君來自南數千里。不載珠璣如薏苡。芊芊溪草裹石硯。文字之祥直送喜。明窻大几墨花春。爐火吐蘭千穗雲。虛中含默靜相對。那復草元驚世人。

古硯歌

元
宋
元

神媧踏雲補天去。遺下一團蒼黑天。千年萬年乾不得。長帶盤古青紫烟。玉王割天天化石。石內星精有餘魄。琺光發炯成禹壁。海王川后輸元液。帝

青呵霧坤倪濕。匣月不開太陰泣。破天殘缺無人補。一穴絲絲漏春雨。空藏老石磨今古。補天何時與天語。

賦翠濤硯

元倪瓚

嶽翁常寶翠濤石。今我還珍翠濤硯。翠濤沄沄生穀紋。雲章龍文發奇變。米芾硯山徒自惜。此硯顛應未曾見。我初倉卒失神物。玉蟾寂寞空瞻戀。珠還合浦乃有時。洗滌摩挲冰玉姿。書舟輕迅逐鳬鷺。驚喜出火宅。臨清漪。松雪磨香淬毛錐。天影江波

淡碧滋。一詠新詩開我眉。

灘哥石硯歌

明宋濂

朱君嗜古米黻同。三代彝器藏心胸。灘哥古硯近
獲見。驚喜奚翅逢黃琮。硯煤敷紙巧摹搨。訪我一
一陳始終。有唐四葉崇象教。梵僧航海來番禺。手
持貝葉寫健相。翻譯華竺元談空。辭義幽深衆目
識。當時授筆惟房融。硯中淋漓墨花濕。助演真乘
誠有功。愛其厚重為題識。七月七日元神龍。鬼工
雷斧琢削古。天光電影生新容。褰將四尺廣踰半。

作鎮弗遷猶華嵩。涉唐入宋歲五百。但見寶氣浮
晴虹。南渡羣公競賞識。氏名環列縈秋虫。朔元雖
以實內府。棄置但使烟埃封。方今聖人重文獻。瓊
蒙舟載來江東。風磨雨濯霧精彩。奉勅昇入文華
宮。宮中日昃萬幾暇。侍臣左右咸雲從。紫端元歛
盡斥去。欣然為此回重瞳。重瞳一顧光照日。天章
奎畫分纖濃。有才沉埋恨已久。石如能語誇奇逢。
維昔成周全盛日。兇戈屑衣并大弓。歲諸天府遺
孫子。用以鎮國昭無窮。願將斯硯傳萬世。什襲不

下古鼎鐘。上明文德。化八極。下書寬詔。蘓疲瘥。君
方執筆掌綸誥。願以此言聞帝聰。老臣作歌在何
日。洪武戊午當嚴冬。

硯

唐李僑

左思裁賦日。王充作論年。光隨錦文發。形帶石岩
圓。積潤循毫裏。開池小學前。君苗徒見蕪。誰詠土
衡篇。

古石硯

唐李山甫

追琢他山石。方圓一勺深。抱真惟守墨。求用每虛

心。波浪因文起。塵埃為廢侵。憑君更研究。何啻值千金。

破硯

元楊載

彼美端溪石。家藏歲月多。廉隅皆破缺。筋力盡研磨。玉亦堅而已。星如粲者何。向來曾自詭。持用掇高科。

破硯

元薩都刺

巨璞何人鑿。磨穿偶至今。絲文虛綠潤。雨氣共元陰。瓦礫開無異。塵埃積轉深。明光幾携入。往事復

何心。

襲美以紫石硯見遺以詩遺之

唐陸龜蒙

霞骨堅來玉自愁。琢成飛燕古釵頭。澄沙脆弱聞應伏。青鐵沉埋見亦羞。最稱風亭批碧簡。好將雲竇漬寒流。君能把贈行吟客。徧寫江南物象酬。

以紫石硯寄魯望兼酬見贈唐皮日休

樣如金。威小能輕微。潤將融紫玉。英石墨一研為鳳尾。寒泉半勺是龍睛。騷人白芷關心切。狎客紅

筵奪目明。兩地有期皆可用。不須空把洗溪聲。

元珍以詩送綠石硯所謂玉堂新樣者

宋王安石

玉堂新樣世爭傳。況以蠻溪綠石鐫。嗟我長來無異物。愧君持贈有佳篇。久埋瘴霧看猶濕。一取春波洗更鮮。還與故人袍色似。論心于此亦同堅。

獲硯

宋劉克莊

二硯溫如玉。琢成信知天地有精英。馬肝紫潤尤宜沐。鴈鵠青圓宛似生。未愛潘郎呼作友。便教米

老拜為兄。今年几案多奇獲。應是儒生命漸亨。

再獲一硯自和

前人

三硯聯翩買券成。絕勝玉杵聘雲英。拊摩無粟向
肌起。塗抹有花從筆生。韞匱每愁逢暴客。傾囊或
笑費方兄。古來事業由勤苦。不信磨穿道不亨。

端石硯

元宋元

千年岩璞斬新硯。一片琳腴截紫青。雲漢帶星來
玉匣。墨池蒸雨出滄溟。烟開霧歛天晶彩。海靜江
澄地典刑。要與陶泓作佳傳。老磨松液寫黃庭。

硯

金李俊民

端溪溫潤石。價重百車渠。一滴元潭水。蠅頭萬卷書。

貯香室

明盛時泰

花開硯池旁。花落硯池底。洗硯譯經時。斛盡龍池水。

惜硯中花

元方回

花檐移來錦繡叢。小窓瓶水浸春風。
磨墨落硯香黏數點紅。

先君子幼稟夙慧。讀書數行俱下。稍長。攻舉子業。試必冠軍。困于場屋。因親老。急謀祿養。遂捧檄之官。初任粵東之通衢司。望悞落職。旋蒙

聖恩復用。仍補粵東之北寨司。轉餉京師。調任吉安司。歷署香山瓊山各縣丞。最後署南海丞。雖處風塵下吏中。而襟懷洒落。吏治精明。公餘即以山水文籍自娛。雅擅臨池。篆隸真草。無不精妙。兼善丹青。解音律。以及醫卜九流。

末技。皆不學而能者。當道奇其才。重其品。事必倚重。由是奔走無虛日。且求醫者屢滿戶外。無不應手立愈。性慷慨。樂交遊。厨無宿春。座客常滿。生平于外物一無所戀。惟確愛硯石。恒積俸以易之。曾衝曉寒。出謁大吏。途遇貨硯者。即脫裘購得。人稱為癖。會奉臺符採辦。

貢硯。因得親歷端溪各岩洞。擇石之上上品。選良工。欽遵。

頒發成樣。製為各硯。恭摹

御銘于上。敬謹手鏤。進之

天府焉。嘗自言曰。蟣虱微臣。末由報稱。今幸有一
技之長。承此責任。洵屬非常榮遇。敢不恪恭
將事。藉竭蟻忱。以上供

聖天子卿雲麗日之治。煥

奎章于萬古。溥

霖雨于九州者哉。此後益精賞鑒。計薄宦三十餘
年。不名一錢。座右硯石充積。人有乞者。即與

之。或一人而索至數十硯。亦無所吝。乾隆甲寅。先君年六十一。即以老疾乞休。力不能辦。歸裝。暫購茅屋數椽于羊城北鄉之沙亭崗村。樂與田夫野老遊。自署門曰學圃山庄。而總憲汪蕉雪姻丈亦題澹寧堂額寄至。即懸之客座。又闢旁舍曰硯田齋。羅列各硯。尚存百二十方。擬于屋後山麓建百二山房以貯之。乙卯春得微疾。遂絕迹不入城。每日課耕之餘。即課不肖以學。並含飴弄孫為樂。見

吳松岩太守端溪硯志。嘆其精核。惜其未備。復遍搜古來論硯各書。重加增訂。手錄成帙。並自著百二山房硯石圖說。以附于後。是年八月十一日薄暮時。又于書中改定數處。掩卷授不肖曰。此書已定。只須編分卷次。待人作序。即可付梓。不肖恭接入手。詎意先君放筆就枕。即已長逝。呼天搶地。百身莫贖。罔極之恩。欲報無由。偷生視息。永深哀慕而已。忽忽數年。不肖仍無力回籍。始于戊午春。先

東坡石北六
卷二

奉先君柩及庶母之靈以旋與先母

繼母合殯于湖山之麓且荷萬近蓬姻丈為

卜地于靈隱之白鶴峯下不肖惟冀及早挈

弟妹妻孥遄歸以營葬事以安先靈為幸

先君著述甚富皆隨手散棄絕不存稿迨不

肖稍有知識時留心什襲僅存詩一冊先

君自題曰秋汀吟草且曰吾詩甚多此冊所

存無幾皆非得意之作亦可不必傳也不肖

仍擬四處搜羅另為彙訂付刊惟此增訂硯

志為先君遺命付梓者。因卷次未終。不肖
孤陋。不敢自任。適逢施柳南表叔至。急持
請正。未及閱定。匆匆返棹。又喜屠夢亭表
兄相遇。復以此書囑為編次製序。茲于己未
八月十一日。夢亭亦欲言旋。特來山庄話別。
竟將此書訂定。並詳述其萬里半生蹤迹。與
先君離合情事。令人增慨。且其考據各硯。亦
先君所樂聞者。惜已不及見矣。回憶先君
待人作序之遺命。若有先見。因以其說冠于

簡端。是日適遇先君諱日。祭于家廟。即以
此書並各硯。雜陳于俎豆之前。又若有定數
存乎其間者。舉家以為奇。夢亭拜瞻遺像而
感慟。無人不泣下沾襟。而不肖之慘痛為何
如也。因縷述顛末以識于後。不肖男啟澂恭
跋。